

# 明风里

万历皇帝▲跳梁者，虽远必戮之

大明铁骑决死日本群雄一锦衣卫生死暗战东

危巍▲著

锦衣卫世袭军官谷春麟由于卷入锦衣卫和东厂的内斗，爆发山十战争的突发事件，大明内閣上下毫无准备，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锦衣卫精英被派往展开各种匪夷所思的情报战，而此时东厂为了打击

# 虽远必诛

丰臣秀吉▲吾欲王则王，何须髻虜之封一者二万历铁骑踏碎日本蚕吞亚洲的狂妄野心一

斗，政治斗争的倾轧下，他被新任锦衣卫指挥使派往担任出使属国朝鲜使臣的随从。此时朝鲜战争刻被任命为驻朝鲜的锦衣卫百户，开始收集所有大明需要的情报，保护驻朝鲜的大明官员的安全。赢得这场情报战，而他们的对手，神秘的伊贺和甲贺忍者也绝不示弱，双方在三千里河山，大自己的势力也已经开始卷入这场战争，战局更加复杂而扑朔迷离。古吴轩出版社



虽远必诛 明风万里

古吴轩出版社

危巍▲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风万里·虽远必诛 / 危巍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80733-663-1

I. ①明… II. ①危…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505 号

责任编辑: 张颖

策划编辑: 何科汶 禹成豪

书 名: 明风万里·虽远必诛

著 者: 危巍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663-1

定 价: 32.00元

# 目 录

## 第三卷 战和一线

第一章 拔城 · 3

第二章 杀俘 · 8

第三章 回城 · 12

第四章 宴会 · 16

第五章 党争再起 · 23

第六章 养寇自重 · 28

第七章 光海君 · 34

第八章 战和一线 · 39

第九章 祸起萧墙 · 45

第十章 武士的荣誉 · 53

第十一章 争功 · 58

第十二章 兵败碧蹄馆（上）· 63

第十三章 兵败碧蹄馆（下）· 72

第十四章 退兵 · 80

第十五章 和议再起（上）· 87

第十六章 和议再起（下）· 93

第十七章 内忧外患 · 100

第十八章 再赴王京 · 106

第十九章 和议重开 · 113

第二十章 争执 · 117

第二十一章 决斗 · 123

第二十二章 朝鲜王子 · 127

第二十三章 讨价还价（上）· 131

第二十四章 讨价还价（下）· 137

第二十五章 屠城 · 142

第二十六章 暗流涌动（上）· 148

第二十七章 暗流涌动（下）· 155

第二十八章 甲贺秘术 · 161

第二十九章 再次合作 · 165

第三十章 虚虚实实 · 171

第三十一章 对联 · 177

第三十二章 疑窦丛生 · 181

第三十三章 埋伏 · 187

第三十四章 黄雀在后 · 192

第三十五章 调虎离山 · 197

第三十六章 女真援兵 · 204

第三十七章 太阁密信 · 210

第三十八章 和议达成 · 214

## 第四卷 日落朝鲜

- 第一章 突变 · 221
- 第二章 背信弃义 · 225
- 第三章 退兵 · 231
- 第四章 伊贺甲贺之恨 · 235
- 第五章 俘虏（上）· 239
- 第六章 俘虏（下）· 246
- 第七章 蕞胜寒 · 250
- 第八章 分别 · 257
- 第九章 名护屋 · 262
- 第十章 各怀鬼胎 · 267
- 第十一章 宴会（上）· 272
- 第十二章 宴会（下）· 278
- 第十三章 拾丸 · 283

- 第十四章 夜访 · 292
- 第十五章 风魔的袭击 · 299
- 第十六章 和议大典 · 305
- 第十七章 归航 · 311
- 第十八章 大明公主（上）· 318
- 第十九章 大明公主（下）· 325
- 第二十章 册封（上）· 332
- 第二十一章 册封（中）· 338
- 第二十二章 册封（下）· 344
- 第二十三章 回归 · 351
- 第二十四章 出兵 · 358
- 第二十五章 大阪之梦 · 363
- 第二十六章 终局 · 367

尾 声

后 记

# 第三卷

# 战和一线



## ◎ 第一章 拔城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平壤城内，练光亭土堡。

这座城内最坚固的堡垒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四周的高大石墙被千斤佛朗机和虎蹲炮轰得支离破碎，只剩下最里的两层堡垒还未受损，土堡顶部的两门大筒和数百支铁炮也被摧毁近半——若不是由于城内地形不便，明军不能使用大将军炮、灭虏炮等重型火炮轰击，练光亭土堡早就荡然无存。

小西行长左手扶刀，默默地坐在地上，右肩处隐隐渗处血丝，在普通门上，若不是部下武士冒死救护，说不定他已经死在明军火炮之下。

围坐在小西行长身旁的是他的三名部将，内藤如安、村下小笠和远藤又次郎，其中内藤如安反复翻看手中的一封信件，低声念道：“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尔等，而不忍尽杀人命，姑为退舍，开你生路。”

其实不用内藤如安念读，小西等人也知道李如松这封信什么意思——倭国武士大多认识汉字，可让他们决断不下的是，是否真的要依照明军的意思放弃平壤城？就算是这样，又怎么能确定这不是明国人的计策？

按小西行长原本的想法，本来就不愿意固守平壤和明军死战到底，为尾张派火中取栗，绝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现在能用这座无用的城池来换取自己和部下的性命，自然是求之不得，可是如果离开勉强可以依托的土堡防御，若是明军背信弃义，忽然发起围攻，自己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远藤殿，你觉得明国人的提议怎么样？”小西行长沉吟着问道。



“唐人火器如此凶猛，再坚持下去也毫无益处。”远藤又次郎倒是坦白非常。自从在今天见识到明军火炮的威力，他已经彻底丧失战胜的信心，只是为了保持武士的尊严和体面，才抱着必死的决心奋战到现在，不过能活下来自然没人愿意去主动找死——或许，自己射那明国大将的一枪不中，就预示着天意吧？远藤又次郎这样安慰着自己。

“内藤，你怎么看？”小西行长点点头，又问自己的心腹家臣内藤如安。

“大人，加义已经战死在牡丹峰，后援不济，还是退避一下得好，明国人有句谚语，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不必都在这里送死。”倭国上层以熟知中国典故谚语为荣，内藤如安随口便说了出来，似乎忘记正在和自己交战的就是明军。

“明国人要是背信弃义，等我们离开土堡就开始进攻怎么办？他们先前曾答应和我们谈判，结果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大人还是不要相信他们为好！”铁炮侍大将村下小笠倅倅然地说道。今天的战斗中，他部下阵亡最多，何况为武士的荣誉着想，这么不经死战就退出平壤也是一种屈辱。

“村下殿，毫无意义的战死有什么用呢？”内藤如安振振有词地说道，“就算我们战死在这里，明国人最后不也夺走了平壤吗？何况现在土堡里的粮食、清水和火药都只能维持两天，到那时怎么办？”

“你……胆怯的懦夫！”村下小笠涨红了脸。

“好了，不要争吵！明军的总大将既想占据城池，又不想多损失人马，所以才会这么做，我们和明国人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必和他们死战到底，最后让那些浑蛋看笑话，还是答应明军总大将的要求，撤离平壤吧，等日后积蓄力量，还是可以打回来的！”小西行长终于作出决定，毕竟手中的军队才是唯一可以依仗的本钱，何况激战这么久，黑田长政和大友吉统的救兵却毫无踪影，犯不着在这里等死而让他们看笑话。至于“打回来”这种话，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别说内藤如安等人，就是小西行长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大人！若是明军布下圈套，明国人向来没有信义……”

村下小笠的担心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小西行长既然已经决定撤退，自然有他的应对方法。

“我们可以通知七星土堡和普通土堡的守军，分批依次撤退，待撤到安全

地带后，就派出使者给后军传信，这样即使明国人背信弃义，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另外，殿后的铁炮队就由远藤殿和村下殿来指挥，让后藤信康率领骑兵队和武士们居前突围吧！”

“是，大人！”远藤又次郎欠身答道。

村下小笠见小西行长决心已下，也就不再多话，只是鄙夷地望了内藤如安一眼。

“去告诉明国人派来的使者，就说我同意他们将军的提议，情愿撤出平壤城，只是请他们遵守诺言，不要追击。”

“是，大人！”

夜幕深沉，李如松立在平壤城东大同门上，身边跟着李如梅、李如柏、杨元、张世爵诸将。今晚月色隐去，星光也颇为暗淡，城头上点着百余只火把，在寒风中呼呼燃烧，众人寂静无声，只听得城墙上巡逻的明军士兵铁甲铿铿，城内各处不时传出偶尔漏网的倭军士兵的抵抗和惨叫声。

从凌晨激战到深夜，平壤城终于插满明军的飞龙飞虎旗，城内倭军在小西行长的率领下全部撤出，这座朝鲜王国的陪都，已经落入明军的掌控之中。但仅仅如此，对和倭国结下血海深仇的朝鲜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眼看时间渐渐过去，随明军征战的朝鲜接待使李德馨忍不住上前问道：“提督大人，按时间来算，倭贼已经快退到大同江边了，难道我们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们吗？”

“本提督已经向那倭军将领小西行长许诺，他们撤退时绝不追击，若是出尔反尔，岂不是有失我大明威仪？”李如松一本正经地说道，仿佛忽然变成大明外廷的言官，满口的仁义礼信。

李德馨大为惶恐，连忙拜倒在地，解释道：“下官绝无此意！请提督大人见谅！请提督大人见谅！”

李如松向来傲慢狂妄，别说李德馨一个小小的接待使，就算是朝鲜王李昖在他面前也不能有半点不敬。只是听到他说出的这番话，李德馨不免有些奇怪，这位提督大人向来用兵狡诈勇猛，前次派沈惟敬和倭奴假意谈判的时候，根本就罔顾信义二字，现在怎么忽然又变成了谦谦君子？

李德馨偷眼察看李如松的神情，似乎并无怒色，松下了一口气来，便小心翼翼地问道：“提督大人，倭贼残暴不仁，都是些蛮夷禽兽，对他们又何必讲什么信义？”

“哈哈，本官不过是答应他们不追击而已，何时许诺过不拦截？何况，我军也不需派出多少兵力，就可让倭奴全军覆没！”李如松神色倨傲，大胜之下，满脸皆是得意之色。

李德馨又惊又喜，看来天兵果然是另有布置。想来也是，以提督大人的性格脾气，又怎会让这些倭贼如此便宜地走路！

“本官已经在大同江畔埋伏下数十门大将军炮和灭虏炮，只等倭奴渡江，便发炮轰击结冰的江面；另外也在南岸安排下伏兵，到时乘乱杀出，必然大获全胜！”李如松心情极好，便向这位不懂军阵的接待使解释道：“我军虽勇，但激战一天已疲惫不堪，倭军已成困兽犹斗之势，若是过于紧逼，只会徒然增大伤亡。何况小西行长并非鲁莽之徒，撤退之时必有重兵殿后，我军若是此时追击，倭奴必然拼死抵抗，虽然能重创倭军，又怎么及得上现在这样？”

“提督大人用兵真是有鬼神难测之机！倭贼不自量力、螳臂当车，无非是自取灭亡而已！”听到李如松的布置，李德馨不由得高兴异常，不停地口出颂扬之词——朝鲜自国王以下，无一人不对倭国深恶痛绝，虽然夺回平壤，但没有将倭军全歼，依然觉得不够解恨。

正说话时，平壤城东的大同江附近忽然响起猛烈的爆炸声，转瞬间，火光就将半个天空映成橘红色。望着这一幕，李德馨眼中的恨意终于稍解，大同门上的明军诸将也无不纵声大笑。

向来倨傲的李如松此刻并无半分狂傲之色，反而望着汉城方向出神，仿佛有什么事情难以决断。

李德馨知道提督大人想的是如何收复王京，只觉得心中火热，脸上满是期待之色，却又不肯开口催促——这种军国大事，也轮不到他来多嘴，只是朝鲜君臣自从明军人朝以来，就没有片刻不想到收复王京，朝鲜王李昫更是一想起宗庙社稷还沦陷在倭贼之手，就放声大哭。

只见李如松缓缓点了点头，似乎决心已下，沉声道：“都回去整点本部兵马，以备来日再战。李如梅，你今晚领军在城内搜索，将残余的倭奴彻底清除！”

“是，大人！”

“李大人，你明日清晨便赶往义州，报给你家国王，就说大军已攻占平壤，可请他搬到平壤王宫居住。待我整军之后，再破开城、汉城！”李如松淡淡地吩咐道，似乎朝鲜三都八道的三千里江山，都已经踩在他马蹄之下，只需轻轻一击，便可将数十万倭国的百战精兵踏为齑粉。

“多谢提督大人！天朝再造之恩，小邦自国王以下，永世不敢稍忘！”李德馨激动之余，眼中泪水忽然落下，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对着这群盔甲上鲜血还未凝固的明军将领，无比真诚地拜了四拜。

## ◎ 第二章 杀俘

第二天清晨，接待使李德馨便起程赶往义州，李如松安排了二十名骑兵沿途护送。毕竟现在朝鲜军都是新招募而来，在平壤之战中表现实在是不怎么样，若是靠他们保护，途中要是遇到倭军斥候甚至是山贼流寇，这位接待使说不定就会死得莫名其妙。

送走李德馨后，李如松便平壤城内贴出安民告示，派出斥候前往附近村镇，晓谕朝鲜居民大明天军已经光复平壤，令百姓各回住所，好生安息。并从本来就不宽裕的军粮中拨出三千石粮食救济流离失所的朝鲜难民——这半年来，倭军为筹集粮草，几乎将平安道和全罗道的存粮劫掠殆尽，如果不加以救济，只怕这个冬天两道就要饿殍遍地。

昨晚李如梅已经率领辽东军将城内残余的三个倭军小土堡拔掉，里面被倭军大队丢下的七十余名残兵败将，眼见抵抗无望后，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被李如松下令与之前俘获的倭国军士一起，关押在城东的兵营（原本是平安道刑科大牢）附近，准备战事结束后押往北京献俘——皇帝陛下对这种礼物向来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

刚回到提督府（原本的平安道兵使府）中，祖承训就匆匆赶来，躬身报道：“大人，有许多朝鲜军民聚在咱们的兵营前，想要求见大人，不知是否由卑职派兵驱赶离去？”

“他们有什么事情？”李如松不耐烦地问道。在昨天的攻城战中，明军的

火炮和明火箭烧毁了许多平壤城中的房舍，连倭军在城内的兵营都被付之一炬，现在数万明军和战马都只能暂时露天睡在城外。此刻天气寒冷无比，夜晚滴水成冰，若是没有足够的取暖木材和营房，对军队的战斗力必然有所影响。

“回大人，他们想要处死那些倭国降兵。”祖承训答道。

李如松默然不语，并不是说他对处死这些倭国降兵有多么不忍心，而是中国有种固有的看法——即兵者凶器也，杀俘者不祥。自古背负杀俘之名的武将，很少有好下场。甚至当年的飞将军李广，也因屠杀羌人降兵，终生郁郁不得志。这是种很神秘的思想，李如松虽然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却也不敢公然违背。

“大人，若是公然处死倭国俘虏，经略大人不会同意的。”旁边的李如梅劝道，毕竟宋应昌是文官，武将们背地里干些出格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可文官们却很难容忍屠杀俘虏这种事。

“我去看看，祖承训，你去带上卫队！”他顿了顿，又吩咐道：“子清（李如梅字子清），你就不用去了，城内的事情多留意着！”

说完，李如松拾起放在桌上的雁翎长刀，疾步就往外赶去，心里对朝鲜人的做法暗暗不满——二十多天就被倭人攻占王京，现在屠杀起降兵来却如此勇猛，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李如松和五十多名卫兵赶到城东唯一还算完好的兵营时，校场上已经聚集了千余名朝鲜居民，中间还夹杂着不少朝鲜军装束的士兵，看来并不只是被倭军荼毒的平壤军民想这么干，这些朝鲜军士兵也不打算放过倭国降兵。

随行的卫兵们纵马上前，大声喝道：“让开！让开！提督大人到！”

拥挤在兵营辕门前的朝鲜人立刻让开道路，纷纷跪倒在地，叩谢李如松和天兵的救命之恩。其中甚至还有人举着昨天攻城时明军在城头立下的白旗，上面写着十一个斗大的黑字——朝鲜人民自投旗下者免死！

这是接待使李德馨的意思，朝鲜朝廷想保住平壤城的几分元气，生怕大军攻城之际，玉石俱焚无辜被难，便想出这一招，倒还真的救了不少当地居民。

“都起来，都起来！你们举着那旗干什么？”李如松颇有点奇怪，手中的马鞭指着那两名扛着大旗的朝鲜人。

这两人穿着普通朝鲜人最常见的白衣，见李如松指着自己询问，刚刚站起

的身子又扑通跪下，那面白旗晃了晃，幸好两人握得极牢，并未倒下。

听到边上的朝鲜通译官将李如松的意思大声说出后，这两人才慌忙答道：“回禀老爷，这是老爷你赐下的免死旗，有了这面大旗，我们才敢来天兵的军营前说话，还请大老爷给草民们做主！”

李如松不禁皱眉，想不到这面大旗居然被朝鲜人理解成这种意思，想必是民间谣传，这种事也无法辨处，便又问道：“你们想要杀那些倭奴降兵？”

“大老爷，这些倭贼在平壤时不知道烧了我们多少房屋，杀了我们多少人，他们抢走我们最后的口粮，还强迫我们的妻子女儿……”说到这里，为首的那名朝鲜人眼中流下泪来，拼命磕头道：“还请大老爷和天兵给我们做主啊！”

近千名朝鲜人都跪了下来，其中许多人都有亲人死在倭军手里，忍不住失声痛哭。

饶是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看见这一幕，李如松心中也不禁恻然，想起今早送李德馨出城时，就曾见城门口用平板车运送出去的朝鲜平民尸体，其中大多为裸身的年轻女子。从义州到平壤的这一路来，李如松更是见过无数冻饿而死的老弱妇孺。

甚至军营中的明军士兵望着李如松的目光也充满期待，显然，在这些大明将士心里，朝鲜人自然要比倭人值得同情得多。对他们而言，杀不杀这些倭国降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每个俘虏的赏银是七两，每个首级则是五两，虽然变少了点，但汉城不是还有很多首级等自己去拿么？

就连李如松身旁的卫士都忍不住低声道：“大人，不如把那些倭奴都处死算了，反正献给陛下的俘虏，也用不着这些普通倭兵，那样兵部肯定会挑毛病的，陛下也不会太高兴。”

献俘仪式上俘虏的级别向来都是越高越好，普通的炮灰足轻八百个也抵不上一个小西行长或者宇喜多秀家。李如松自然也明白这一点，只是略微沉吟一下，便说道：“嗯，除倭军军官外，其余的倭兵无论是否有伤，都斩首示众，首级呈送兵部。”

“大人，还是让那些朝鲜兵去干这事吧，我们的军队最好别参与，以后要是言官弹劾，也好有个推托，就算是经略大人问起，也和我们无关。”祖承训低声说道，他在这方面颇有经验，曾经将作乱的土蛮人整整三个小部落屠杀殆尽，

言官御史屡次弹劾，却总是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而只得作罢。

李如松瞪了祖承训一眼，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他的做法。

兵营前聚集的朝鲜平民和士兵听到天朝的提督大人答应了自己的请求，立刻喜形于色，欢声雷动，一窝蜂地往关押倭军俘虏的地方涌去。

“倭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啊！”看到这种情形，连祖承训都忍不住摇头道，很难想象倭奴居然能让这些温顺的朝鲜平民如此凶狠。

“民心可用啊！我军兵力不足，若是能从中招募一些敢战之士，倒是不错。祖承训，你让那朝鲜兵使李谔抓紧时间招募兵勇，组建新军！”

“是，大人！”祖承训恭敬地回答道，心里却并不怎么看好朝鲜军的战斗力，他们要是能打仗，又怎么会这么快就丢了大半个朝鲜？

就在这时，三名骑兵远远奔来，停至李如松面前三丈处便跳下马来，半跪于地道：“大人！秦良玉将军回来了！随行的还有朝鲜锦衣卫统领和朝鲜东厂镇抚使！”

“秦良玉回来了？！”秦良玉能顺利返回有些出乎李如松的意料，毕竟无论袭击龙山的计划是否成功，轻骑突进数百里还能全身而退，已经是件很难得的事情，何况她还是名女子！可为什么会与东厂和锦衣卫的人在一起？

“让他们立刻来见我！”李如松匆匆调掉马头，在祖承训和卫士们的拥簇下，策马便往提督府奔去。



## ◎ 第三章 回城

徐若麟、陆终和秦良玉等人是从平壤西南的镇南浦港上岸的，这里原本驻扎的六百余名倭军早已逃得不知去向。锦衣卫、东厂和秦良玉的部下，加上广东水师的水兵，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就占领这座小城。这时从平壤败退而来的小西行长部的一大群溃兵慌不择路，恰好逃到镇南浦附近。

不待其他明军参战，秦良玉就领着仅剩的八十余骑发起冲击，溃兵本已士气全无，被骑兵一冲更是惊慌失措。激战片刻后，秦良玉军斩首六十七级，俘获倭军组头以下二十一人，战马十二匹，旗帜兵器甚多。

直到这时，秦良玉的脸色才稍有缓和，这次奔袭龙山，白白损失百余名部下，首功却被锦衣卫和东厂番子拿走，无论公私，对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眼前这一仗，虽然谈不上什么大胜，至少不用再看锦衣卫和东厂那种让人厌恶的得意样子——她就是这么认为徐若麟和陆终的。

将俘获的倭人除军官以外全部斩首后，秦良玉、徐若麟和陆终便领着部下往平壤进发，广东水军则按照原定计划留下四百步兵驻守镇南浦，舰队南下和李舜臣统领的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水军会合，以莞岛为水军基地，截断倭国的海上补给线。

还未进平壤城，徐若麟就远远地闻到阵阵焦臭之味，只见数百名朝鲜平民用朝鲜特有的平板车将一具具焦黑的尸体从城中运出来，在城郊的野地里掩埋。挖坑的朝鲜平民们满脸嫌恶之色，嘴里不停地咒骂道：“这些该死的倭贼！活着